

集異記

唐河東薛用弱撰

徐佐卿

明皇太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
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
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
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
伐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
而居觀之東廓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

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
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
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
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
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
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
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
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
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
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
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
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
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
竒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
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
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

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
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
水火纔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
闌不昧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霄無以爲適與
子圍碁一睹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竒之況堂
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
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
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
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
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記其下止三十六
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枰耳婦亦甘焉
然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
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
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
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
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
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
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

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

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乃啟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啟鑪欲於

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聞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

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寶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附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固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耶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寶氏莊登卽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珙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卧于地而二僮環泣啾啾馬珙卽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覽馬珙徬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其何哉珙則具白以事

叟曰生魂馳鬼馬禍非自撥耶因同詣竇門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擢其將甚因授于此既而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其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揚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啟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冢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繲紲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

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
今有年矣頽士則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
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
年方五十髭鬚班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頽
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
鄱陽胤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
人之紹續其或二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
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
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
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清翠因縱轡飲馬而蘆
枝有拂鞍者宥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
纏蘆心有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竒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已
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
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
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

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
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
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
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
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
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觀之
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
明經得第選蘄州叅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
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
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
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
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
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
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
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修敬謁主人謂曰愍子度心今宜領事少霞
靡知所謂復爲鹿憤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
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
書卽極辭讓鹿憤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
俄有二青僮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
絹文書一賫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
凝神捫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
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
麓源澤東澗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玳盤礎鏤
檀竦棨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
颯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瀾無極便闕百神守
護諸真班列僊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
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
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
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憤人促之忿遽

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充豫
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
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
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脩道尤劇元和未巳云
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
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
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
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
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
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
奉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
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

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

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竒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
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
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
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
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
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
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
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
笑曰何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
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
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
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
旗亭貰酒小飲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
讌三詩人因避席隈腴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
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擲斝二子曰田舍

奴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
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
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塵俯就筵席
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
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猶厚張公日日以冀
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
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

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
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
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話饒甜饒甜無逾
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公
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
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

化門及歸日晚車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
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
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
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
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媿及至
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
中有白羅製爲逝者面女四焉諸女驚駭棄於
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
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
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
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
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拏輩但
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
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
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
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

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汁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餠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餠爲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癢卽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纜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旣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斂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

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扃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出華州關闔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絕目精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贊千緡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

泣且拜則以縑物奉馬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
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翅神奴者
請呈二馬馬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
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
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
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
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

諸公未諭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
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
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
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衰品其價之高下馬座客乃服

唐之文未純於古而高詞麗句猶存江左餘
味雖野書稗說之靡亦臻其妙蕭然有言外
之趣非復後世所能及宋人極力模倣若洪
野處者猶未足比肩况其他乎是記本十卷

宋初猶存觀廣記所錄可見已予竊愛而刻之不忍以殘缺廢焉

離魂記

唐 韋 壯 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